



唯奋斗 才幸福

□张彦斌

那一年的“七一”建党节前夕,我中等师范理化专业毕业了。有幸搭上了国家分配的末班车,我被分配到县里的第一所高中——县高中。中师毕业应该分到小学去,怎么分到高中呢?因当时中小学发展很快,大队都要办初中、小学,公社都要办高中,各级学校教师缺口很大,我们这些属于国家分配的,到高中当教师就不奇怪了。高中教师学历要求大学本科学历,很显然我们是不合格的。我学历这么低,能当好高中教师吗?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当时学校的老校长,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想法。老校长知道了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国家正处于特殊时期,党和国家培养了你,要服从组织分配。教师就是教书育人的,只要有责任心,心里装着学生,工作就有方向。老校长的一席话,使我心里顿时亮堂起来,我悬着的心稳下来了,决心在高中干下去。老校长是老共产党员、老党支部书记,我想,有问题要向党组织反映,有要求要向党组织提出,向党组织靠拢,于是,我提出了加入党组织的

要求。老校长说,要求进步很好,还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我连连点头。在老校长的引领下,我全心全意投入了工作。我严格要求自己,工作当表率、学习走在前,工作学习两不误,想要尽快学历达标,成为合格高中教师。我边教边学,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很快掌握了所教学科教学内容,以高分成绩取得了《高中教师课程合格证》。接下来,我通过几种不同形式的学习,获得了《高中教师专业合格证》和大学专科毕业证,取得了高中教师资格。但为了适应高中教学,做一名合格的、名副其实的高中教师,我还是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本科——河南教育学院化学专业,并取得了本科学历。虽然学历达标了,但要求进步不能停,于是,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考察了我的表现,决定发展我入党。经过考核,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我为预备党员。

投入教育、教学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化学教学从简单的元素符号到作业、考试,我都要求学生规范化书写,严格按照化学学科所规定的步骤去训练。对于学生存在的问题,我会带着作业或试卷亲自找学生指导解决,经常送教上门。对优秀学生,我给他们进行额外训练,并提供实验操作机会,使他们优上加优。每年高考,全县化学成绩90分以上的考生中总有我的学生。对于学习吃力的学生,我更是耐心细致,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把他们引入化学世界的大门。我的学生郭爱云(大学教师)曾来信说:“张老师,是您把我引上了学习化学的成功之路。我太幸运了,您的培养使我得到了深造的机会。”我在教育战线上奋战几十年,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教师,我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多次受到市、县级表彰,还当上了高中副校长;作为党员,我多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自己的过去,我深深认识到:唯奋斗,才有为;唯奋斗,才幸福。



荷

张天文摄

母亲的西瓜

□尚庆海

西瓜是夏季最好的消暑水果。儿时的夏天,母亲最爱用小麦换西瓜给我们解暑。那时候,许多邻居都说拿金贵的小麦换西瓜吃亏,西瓜籽多、皮厚,太浪费,母亲却认为吃西瓜最划算。家里每次吃西瓜,母亲总能物尽其用,一瓜多吃,让我儿时的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用小麦把西瓜换回来后,母亲总是先把西瓜在冰凉的井水里泡一下,起到冰镇的效果,西瓜吃起来会更美味。冰镇好的西瓜,母亲用菜刀切成一牙一牙的,分给我们吃。这时候,母亲不忘把一个盛着水的碗放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把西瓜籽吐出来放到碗里。西瓜吃完了,抹一把嘴巴,口腔内还

残留着西瓜汁液的甜美味道,打一个饱嗝,拍着滚圆的肚皮,那种幸福的滋味,无以言表。母亲把小桌子上的西瓜皮收拾到一个大盆子里,用菜刀将外面一层薄薄的绿皮削掉、切碎,放进泔水桶里,准备喂猪。有时候赶上给猪煮食,也会一起煮了,母亲说煮熟了猪吃了更上膘。削去外表硬硬绿皮的瓜皮白白亮亮,更像是一种瓜瓢,母亲在清水里洗净,切片或丝,用食盐杀一下水分,凉拌或炒着吃,都特别美味。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导致我西瓜没有吃够,就噘着嘴一个人在院子里生气,这时,母亲给我端来一碗切成小方块、像果冻一样的东西,我问母亲是啥?母亲笑着说,你先尝尝好吃不好吃。我吃了一

了一块,汁多甘甜,清凉爽口,特别好吃,母亲说是白糖拌果肉。母亲把西瓜皮白色的部分叫果皮肉,我听了特新奇,瞬间感觉这一碗糖拌果皮肉更美味了。吃剩下的西瓜籽洗净晾干,又是一种难得的小零食。遇到连阴雨天气,为了不让不容易晒干的西瓜籽坏掉,母亲会在锅里炒熟了给我们吃,炒熟的西瓜籽虽然是淡味的,但吃后口齿留香,比晒干的西瓜籽更美味。母亲一生勤劳节俭,吃一个西瓜都能物尽其用,做到一点儿不浪费。非常感激母亲持家有方,才不至于让儿时的我太过剩。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吃西瓜的点点滴滴,一种香香甜甜的幸福滋味弥漫开来,如同炎热夏季吹来一股凉爽的清风,令人欣欣然,叫人难忘怀。

父亲的萱草

□王晓阳

对于萱草,父亲有一种特殊的宠爱。记忆中,父亲是把种植萱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的。每到春天来临,他就开始在日历上写画,每天,萱草这两个字是必不可缺的,而且字体大,特别醒目。父亲在菜园辟出了一块地,作为萱草专属地。松土、浇水、施肥、除虫,每一项工序,父亲都做得细致入微,生怕做得不到位。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他只是微笑着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我这父亲,还给我留个悬念!回报父亲精心呵护的是萱草的年年

茂盛、岁岁丰收。夏日,萱草怒放黄花,花朵微卷,花形如斗,花瓣肥厚。父亲从田地走来,抚摸着萱草,任一朵朵萱草花摩挲着他的脸颊。稍顷,父亲坐在菜地里,点上一支烟,吧嗒吧嗒地抽着,柔和的目光泄露了他的秘密。敢情这些萱草就是他的孩子,现在长大成才了,如何叫他不高兴呢!父亲一边欣赏萱草,一边采摘萱草花,伴着夕阳,满载而归。后来我才知道,萱草也称忘忧草,是中国传统的“母亲花”。萱草之于母亲,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陶渊明时,唐太宗李世民与父亲李渊南征北战,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因长期思念儿子而病倒。中医认为,萱草有宽胸解郁、凉血解毒的作

用。郎中看过病之后,便用萱草煎成药汤给窦氏服用,还在北堂种了不少萱草,希望让窦氏忘却烦恼。于是,后世的游子远行之前,往往会在北堂种下萱草,寄托对母亲的深厚情感,同时也借萱草的“忘忧”之意,希望母亲在孩子离家的日子里,少一些思念,忘记烦恼。直到此刻,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父亲留下的悬念。我的奶奶英年早逝,留给了父亲无尽的遗憾,所以父亲才会如此钟情萱草。他年年播种萱草,正是岁岁思念自己的母亲啊!炎炎夏日,萱草又开放,开在菜地,开在父亲的笑容里,更开在我的心中,永不凋谢!

老屋

□赵庆军

前几天,老家村里老支书打电话给我,说是老家修路,我家老屋需要拆迁。老屋虽说没人住,但承载了我许多童年记忆。维持原貌是我的底线,我谁敢动我的老屋。我随即购买了一张高铁票,开启了回家的征程。我的老家在千里之外太行山上的红旗渠畔。乘坐几个小时的高铁后,几经辗转,我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一路上,我穿过了许多立交桥和隧道,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车流涌动,柏油路上各种路标和划线清晰可见。回忆上大学离家时只能行驶拖拉机的小道,我心里感叹家乡巨变。转眼间已经30多年了,当时从县城到老家需要走大半天时间,如今从千里之外的海滨回家也就是大半天的路程。时代变了,我的家乡也今非昔比。20世纪60年代,家乡人吃水困难。时任县委书记的杨贵带领全县人民在太行山上修筑了引水入林的红旗渠。开凿红旗渠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的精神为改革开放后的家乡的各项事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全县的建筑业、工业企业得以迅速发展。现在,乡亲们已经脱贫致富,听说本家族侄子二石头

在村里工厂可以拿到五六千元的工资。我们县也成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红色教育基地,每年都有不少党员前来感受和学习红旗渠精神。抵达老屋大约是午后,破日的老屋像个拄拐杖的蹒跚老人,我的伤感之情油然而生。从旧日的小路上走过,两旁蒿草丛生,中间仅有一条窄小土道。打开已经生了锈的木门,看着满院没过膝盖的荒草和高墙屋脊上丛生的狗尾巴草,还有那断壁残垣,一股荒凉之气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心里沉甸甸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推开老屋的旧木门,房子里仅剩的几件家具早已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纸糊的顶棚也因年久失修变得松垮垮、稀稀落落。我找来一把遗留在柴房里的鸡毛掸子,慢慢拂去家具上的尘土和屋角的蜘蛛网,待到屋里的卫生都打扫干净,偶然回头间我才明白,空落落的院子才是最令我惆怅的。小时候,村子里的小伙伴都聚在院子里,不是玩腿拐就是跳绳,常常不知不觉玩到吃晚饭,最后在父母的吆喝声和彼此的追赶中恋恋不舍地离开院子……村委会大喇叭里播放的音乐引开了我的思绪。我闻声来到村委会大院广场上,只见人来人往,几排队伍有序排列,有

军队队、中老年花棍队和青年舞蹈队。他们的衣服鲜艳漂亮,文化大舞台上写着醒目的标题: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群中,好像有人在指挥乐队,军号吹响起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乐曲持续了好几分钟,乐声嘹亮、高亢庄严。军乐曲奏完后,老支书走到舞台中央,手持话筒讲话:“今天,咱们村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共产党带领我们筑起了红旗渠,引过来救命水,我们二岗村人要学党史,报党恩。我们不仅要学习先辈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好我们的家园,还要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老支书激情澎湃的讲话引发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全场人声鼎沸,群情激昂。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鼓掌的人群中。晚上,我去见了老支书。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深情地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咱们村修路、架大桥,是县委为了全县人民的根本利益规划的,也是改变咱们村交通的百年大计,希望你顾全大局积极配合工作。”我被老支书为民办事的激情和真诚感动,不由点头答应。是的,舍小家,顾大家,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更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再见吧,我的老屋。

梦中芝麻开花时

□宋新勇

去年9月中旬,从平舆县采风回来,连续几个晚上都做梦,梦见自己看到了芝麻开花。那些梦的片段连接起来,竟然是芝麻开花的全过程:白芝麻的秆茎上先是开一朵花,接着第二朵、第三朵。芝麻开一次花,秆就长一节,长了一节后,又开花。慢慢地,它长得比我还高。这可让我怎么给它拍照片?我把平舆县采风时看到的情况给摄影发烧友老张说,老张说他拍过杏花、菊花、桃花;拍过牡丹花、油菜花和玫瑰花,就是没拍过白芝麻花。听说平舆是白芝麻生产基地,种植面积40万亩,白芝麻产量5000万公斤,全国第一。现在正是白芝麻大面积开花的季节,一定能拍出较好的照片。于是,我和老张来到了平舆农村。我们说着走着,很快来到了一个村庄的地头。此时,天刚刚放亮,远处的青纱帐似有似无,被一层薄雾笼罩,好像一幅浓妆淡抹的山水画。清晨的田野,多么幽静啊!且看万亩白芝麻园,一望无际。棵棵白芝麻,精神抖擞,威武雄壮,身披绿军装,每一棵芝麻秆上都开着白色的芝麻花。微风吹过,白芝麻左右摇曳,相互之

间耳鬓厮磨,发出簌簌的响声,像是情人在低声细语。这时,彤彤的太阳升起一半,映红了朝霞,万道金光染红了芝麻花。光线与花亲密接触,就像少女的脸蛋染上了红晕,甚是好看。白芝麻花,个头不大,浑身雪白,有似凝脂的羊脂感,好像能从花的此面看到彼面。它那娇嫩的身体,使人不忍触摸。花的形状像小喇叭,一朵一朵的小白花挂在芝麻秆上,像司号员鼓动腮帮,吹起了冲锋号,声音谁听见了?蜜蜂好像听见了,一群又一群的蜜蜂,发出嗡嗡的声音,颤动着薄如蝉翼的翅膀,向花丛飞去,开始采花粉酿蜜。蜜蜂是怎么听到芝麻开花的声音的?可能它的器官与人有很大的不同,昆虫的特殊本领,人到现在还未搞清楚。蜜蜂的勤快是没说的,尽管芝麻授粉主要靠风,但有蜜蜂加盟,花还是十分欢迎的。毕竟,白芝麻开花是件大事,意味着要结荚,孕育芝麻,关系着下一代的发育成长,同盟军当然越多越好!蝴蝶好像听见了芝麻开花的声音,它们穿着色彩缤纷的衣服,忽闪着轻飘飘的翅膀,在芝麻地里上下翻飞,翩翩起舞,像是在为芝麻开花道喜。黄莺和燕子仿佛听见了芝麻开花的声音,它们是庄稼的保护神,是庄稼人的好朋友,是芝麻的好朋友。鸟和花是分不

开的,鸟语花香是也。白芝麻生长期3个多月,总有害虫从中捣乱,这些鸟儿们,当然挺身而出。它们是空中警察,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像敏锐的雷达,一边巡视着空中,一边俯视着大地,看到害虫,一个俯冲,嘴一张,害虫变成了口中餐。然后,它们箭一般地冲上云霄,环绕一周,挺直翅膀,借助气流,往下滑翔,伺机捉捕下一个目标。芝麻开花的声音,人是否能够听到?有人说能听到,那是诗人的语言,是文学的想象。但芝麻开花散发的芳香,人们还是可以闻到的。我仿佛看到,在七八月份,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杨树叶被晒得打了蔫儿,知了的叫声也显得少气无力。白芝麻地里,热得像个蒸笼。而老农们头戴草帽,手持锄头,仍在地里辛勤地劳作,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都说芝麻香,粒粒皆辛苦。我仿佛看到了平舆县的干部群众,在田间地头,在企业库房,在事业单位,讨论工作,三句话不离白芝麻。一亩亩白芝麻寄托着众人对脱贫致富的殷切期望,一朵朵芝麻花就是平舆经济社会发展结出的花朵。白芝麻还在不断开花,芳香不断地氤氲在蔚蓝色的天空。面对美景,我和老张不约而同地举起了照相机……

办墙报的快乐

□王太广

墙报就是用毛笔、粉笔书写在黑板上或张贴在墙壁上的文字、图画。墙报的版面包括报头、标语、文字、插图等内容。我上小学后,发现水屯小学大礼堂的东侧墙壁上有一块大黑板,内容是高年级学生办的,很吸引人。从那以后,我们班的黑板报很快在年级里出了名,学校见我们班的黑板报办得出色,又将我选到了学校宣传组,办起了学校的大板报。我到水屯高中上学

后,学校团委书记杨欣俊老师不知怎么了解到的这些事,就让我担任学校团委宣传委员,明确让我代表学校在水屯公社机关院墙上张贴庆祝“五一”“五四”和国庆节、元旦节的特刊。内容既有新闻报道、人物速写、经验介绍,也有思想评论、名言警句、智力测验、小谜语、小品等,让人看了既了解政治形势,又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我参加工作后,每逢重大节日或遇到重大事件,公社党委书记赵玺总是让我出黑板报,写特刊或到水屯街两侧的院墙上书写大型标语。在驻马店师范上学期间,我是班长、还兼任学校团委宣传委员。班里的黑板报我可以安排人写,但学校团委的宣传工作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学校团委副书记周五刻一期《团的生活》油印小报,而且每逢大的节日还要在学校图书馆东墙上出一期特刊。在此之前,我曾见过上届的师兄郭亮出的特刊版式,心里有点谱。为了办好墙报,我把其他班有绘画、书法特长的几位同学都拉了过来。每次都提前策划、设计墙报内容,在绚丽多彩的版面上,力求让人看了赏心悦目,使艺术情趣、书法情趣、写作情趣得以提升。为提高书法和绘画水平,我多次向美术老师陈集信、龙子旺请教,不仅学

会了用毛笔、排笔书写的技法,楷书、行书、隶书、篆书、魏体等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还掌握了素描、速写、水粉画、水彩画、国画的绘画技巧。我每天要上课、写作业,只有利用午间、晚间、星期天的时间刻蜡版、出特刊。为节省时间,我走路都是小跑。办墙报几乎成了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我脑子里除了课堂上的东西外,装的几乎都是墙报的内容。我把办墙报视为精神家园,总觉得眼前就是百花园,自己就像一只痴迷的小蜜蜂,整天乐此不疲地在这群芳斗艳的花丛中飞翔。

如果把办墙报视为精神家园的话,那么,我的中学时代和后来的青春岁月里,曾把不少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了这片家园中。我不后悔,因为这种耗费也是一种学习,一种奉献,一种精神追求,也是人生中的一大快乐。

